

校正  
木板

# 史記評林

十

地

|   |   |   |   |     |
|---|---|---|---|-----|
|   |   |   |   | 漢書門 |
|   |   | 八 | 四 |     |
| 二 | 一 | 四 | 八 |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 內閣文庫 |    |      |     |
|------|----|------|-----|
| 毛九函  | 二冊 | 八四八號 | 漢書類 |
| 六架   |    |      |     |

|      |     |
|------|-----|
| 第    |     |
| 函第   |     |
| 架    | 冊七二 |
| 六六及和 |     |

| 內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848     |
| 冊數   | 25 (11 9) |
| 函號   | 279 25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夏書曰禹抑洪水土平過家不入門索隱曰抑音億抑者遏也洪水滔天故禹遏之

志作堦堦抑皆塞也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即

橋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權權直轅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

渡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正義曰陂師古云通九

滄雲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正義曰在

東下祇柱正義曰底及孟津正義曰在

維泐至于太邠正義曰孔安國云山再成曰邠

外也

按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是也於是禹

按此書初

言夏商治

水之源流

次言秦漢

治渠之利

害正以知

歷代水利

之由

兼坤曰昔河

宗并以下下

多川之并經

纒可睹

禮泰中行日

河原自吐蕃

西都自泉言

餘波若天之

死猶然羽星

宿海自此東

行三千餘里

至崑崙又三

至崑崙又三

至崑崙又三

至崑崙又三

至崑崙又三

至崑崙又三

至崑崙又三

至崑崙又三

千餘里至積石禹道河自

此始禹之後無水慮者七

百七十餘年周定王五年

河徙於碣石非禹之故道

漢文時河徙酸東武帝而

後則決于瓠子又决館陶

滄平宜房之乘一渠道河

也行始復禹故迹

柯維毅曰按詩云豐水東

注維禹之績劉子云美哉

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

魚乎由此言之謂之功施

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常昭曰湍疾悍強也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

斷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斷分也二渠其一一出貝丘西南

至按常昭云疏決為壘字音疏陸及斷即分其流也其北載之

高地過降水正義曰絳水源出路州至于大陸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

界一名廣河澤播為九河正義曰言過絳水及大陸同為逆河

入于勃海攢曰禹貢云夾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

勃海也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之

時不注

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索隱曰楚漢中分之界文穎云即今

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

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

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

則通渠二江五湖常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

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

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五

湖者郭璞江賦云具區非滬彭蠡青草

洞庭又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也

於齊則通渠齊之閒於

蜀蜀守冰漢書曰冰姓李擊離碓晉灼曰古碎沫水之害索隱曰碎音

說文云冰水出蜀西南徼外與青衣合東南入海也

穿江成都之中正義曰括地志云

一名管橋水一名清江亦名水江西南自溫江縣流來又云岷江

縣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記云二江者岷

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

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為女與神婚經至祠

神酒酒林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江

峯有間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鬪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

正白者我殺也主簿刺北面者江神遂死華陽國志云蜀時澤

錦流江中此渠皆可引并有餘則用溉復百姓饗其利至于所

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

豹引漳水溉鄴正義曰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

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按力黃鹿

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

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如淳曰欲罷秦之計乃使水工鄭國

曰

高世可也

按會字句

于楚連下

即下文於

吳於齊於

蜀類也

圖表黃日周

見掌詭黃河

每歲冬春之

間自西北流

迤而來固亦

未見夫寧及

乎夏秋霖潦

持至吐洩不

及震蕩衝激

于斯為甚考

之前代傳記

黃河徙決于

夏月者丁之

六七秋凡十

之四五冬凡

蓋無幾焉此

其證也夫以

禹按五六月之霖潦乃佳以一溝受之  
以其無滯難矣漢賈誼論治河欲內徙民居以爲曠地也放大河以入渤海將  
不數尺寸之地此策亦未易行  
先經曰改溝洫志西門豹特引河水而溉鄭耳引漳水者史起也起嘗謂魏襄王曰魏王之行田也以百畝爲一

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東西門不知用是不曾知而不與是不仁於是史起爲鄭令遂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歌曰鄭有賢公亦奏穿渠引水民歌曰田於何址池陽各古鄭國在鄭百

國能治水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索隱曰小故曰水仲即今九嵎山之東中山是也瓠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故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中一名仲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焦獲數亦名瓠在涇陽北城外也瓠至也至渠首起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並北山東注洛徐廣曰出焉二百餘里欲以溉田中

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矣渠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曰溝洫志鄭國云臣爲韓延數歲之命爲秦建萬代之功是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

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索隱曰溉音古代及澤一作爲音昔日本或作斤則如字讀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爲富彊卒拜諸侯因

命曰鄭國渠漢興二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濟金隄正義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千里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

年公太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正義曰括地志云鉅野東北通於淮泗於是太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

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奏邑食鄭索隱曰鄭音輸亭照云清河縣也

正義曰具鄭在河北河決而南則鄭無水留邑收多蚡言於上

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

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太子父之小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

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

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漕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二百餘

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

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太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

徐伯表索隱曰書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鄭云以爲表者悉

發卒徐廣曰一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

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

山東西索隱曰番音番又音番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氏也歲

係音係從山東西者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

歲

歲

歲

渠在後

中作謂其

功中道而

事未竟也

增集故曰古

二溝池即後

世之渠今江

南之地水患

絀者以渠多

而水勢分也

周用言謂河

不交流田于

阡陌之變溝

池之不修斯

言誠為難論

增表黃日酸

東今開封府

延津縣

又曰甄子在

大名府開州

城南二十五

里古今河決

惟此為甚一

十餘年塞之

不效後武帝

親臨沈璧焉

額神群臣將

軍以下親為

新土以塞之

圍表黃日廣

高祖運山東

之粟以給中

都歲不過數

十萬在武帝

通西南夷亦

朝鮮城郭左

轉漕甚遠其

巨郭當時以

開漕渠引滎

入河蓋餘度

粟多既增昔

餘萬石又增

四百萬石後

又增其六百

石故漕占不

得不訛也

增黃洪澤曰

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其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正義曰

云汾水源自嵐州靜樂縣北百二十里管涔山北括地志

東南流入并州即西南流入至絳州蒲州入河也灑皮氏汾陰

下正義曰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二十步自

秦漢魏晉皮氏縣皆治也汾陰故城俗名般湯城在蒲汾陰

縣北九里漢引河既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

河壩棄地韋昭曰掃音而緣反謂緣河邊民焚牧其中耳

及牧畜於中也今漑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

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

人作渠由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又之河東渠

田廢于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

田既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利故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

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于少府贊曰褒斜二水名正義曰括地

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斜水源自褒城縣西北九

十八里荷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漢書蒲池云褒水及漕事

通河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按褒城即褒中縣也

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我蜀從故道

本漢故道縣也在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

而褒水通河斜水通渭奇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

也上河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自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

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河無限

淮南皆經砥柱主運今並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

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昂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

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徐翼曰湍字

莊能罷言臨晉正義曰活地志云同州本臨晉

重泉正義曰洛漆沮水也括地志云重泉故城有同州

餘項攻函地誠得水奇令斂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

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商音崖應劭曰徵在商顏或曰

按商顏是山名也索隱曰徵音懲是縣

余謂河渠書  
西門豹引溝  
川而鄭邑大  
在鄭國開運  
渠而開中灰  
野于是李水  
鑿離確干武  
都番係引汾  
水于蒲坂鄭  
莊通渭渠于  
長安莊龍鑿  
龍首于馮頊  
前人之迹蓋  
有甚多者大  
都天下之勢  
因其勢而利  
道之耳  
按師古云  
起人耳早  
水田又新  
至未有業  
故與之也  
▲按此限字  
正與上文

砥柱之限  
限字同言  
無所阻礙  
也蓋經砥  
柱多敗亡  
者  
按詩云女  
子善懷羞  
猶多也  
贈表黃月清  
河自禹時曰  
用之漢與引  
溝穿渠不利  
便其時賦不  
盡出東原故  
與馮子通淮  
泗必塞之令  
比復也今者  
財賦多出江  
南凡紫官如  
唐之奉百官  
亦師之給與  
夫邊防廢建  
賢字之出皆

名也。小類云即今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岸。正義曰言商  
之澄城也類又如字岸善崩原之崖峯土性疎故善崩也乃  
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頊  
贊曰下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渠得龍骨  
流曰類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渠得龍骨  
曰括地志云伏龍祠在開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  
自微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雖有虛  
也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  
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  
巡祭山川其明年是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鄧禹發卒數萬  
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正義曰括地志云萬里  
沙在華州按縣東北二  
十里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壁于河合羣臣從官自將軍已  
下皆負薪實決河今平聲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  
淇園之作以為槌晉灼曰備之苑也多竹篠如淳曰樹竹塞水  
之槌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音建。索  
隱曰槌音其免及捷者槌於水中稍下竹及土石者也天子

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肝  
兮閭殫為河如淳曰殫盡也裴駰曰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  
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向有魚山或者是乎駟按如淳  
曰悉水漸山使平也韋昭曰鑿山以填河也吾  
山平兮鉅野溢鉅野澤使溢也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柏  
日行天邊若與水相連矣駟按漢書百義曰延道弛兮離常流  
鉅野滿溢則衆魚沸鬱滋長也迫久乃止延道弛兮離常流  
徐廣曰延一作正駟按音灼曰河道一百里壞也索隱曰蛟龍  
言河之決由其源道延長施溢故使具道皆離常流也蛟龍  
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善消除神祐滄沛不封禪兮  
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醫桑浮兮  
淮泗滿張晏曰醫桑地名也如淳曰泗水維緩一日河湯  
湯兮激潏潏北渡汶兮凌流難塞長斐兮沈美玉如淳曰舉取  
也斐草也音  
郊一曰斐竿也取長竿擗之用著石間以塞汶河覽曰竹竿類  
謂之斐下所以引致土在者也索隱曰舉音已免反斐一作  
斐音廢蘇氏河伯託兮薪不屬如淳曰旱燥薪不屬兮衛人罪  
又音緇也

燒肅修方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方捷石音如淳曰河波捷不能禁故言菑常昭

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隄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

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輒如淳曰地理志蓋屋有靈輒渠

奏請穿六輔渠小顏云今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

海引鉅定定澤名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

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滬徐廣曰

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潒洛渠西瞻蜀

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其戕水之為利害也余

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徐廣曰溝洫志行田

夫一百畝以用惡故更歲耕之

索隱述贊曰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洫隨山審川爰洎

後世非無聖賢鴻溝既制龍骨斯樂填閼啟墾黎蒸有年宣

房在詠渠堯堯至

側恒之意

王世貞曰漢

武詠匈奴平

蕩滄越遠蜀

固不羨通侯

之賞而亦重

修其罰大者

抵罪小者奪

爵而所任汲

仁輩不以何

功成而歌詠  
之蓋真見夫  
治河之艱於  
滄遠也  
不因巡守封  
禪而出則不  
知閔外有池  
水  
黃震自河決  
瓠子而南田

倚于會通之  
禮先是塞龐  
家也而全河  
北徙運道無  
所由故今穿  
新河自南陽  
至留城百四  
十里入舊河  
至境山五十  
里而運道復  
出江南與百  
萬更得從滑  
上非如漢時  
利北徙故記  
之  
按歸來子  
云先是帝  
封禪巡祭  
山川錫財  
極後海內  
為之虛耗  
及為此詠  
乃隄然有  
顯神變民

盼利之進說  
其君不復事  
塞者一十年  
其後太子親  
臨群臣從官  
自將軍以下  
皆負薪芻之  
而水後馬迹  
無後災近臣  
之雲君與君  
臣之率作興  
事成敗之相  
反率如此豈  
獨水利哉  
按書中摩  
叙河溢河  
決河徙皆  
害也溉田  
灌田通漕  
皆利也故  
太史公贊之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斯言蓋一書矣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

平準書第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索隱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餼者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楊慎曰此篇敘事錯綜全在繳結呼喚結前生後為之血脉初用焉字猶為疑辭後多用矣字遂為決辭其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則為諸結語之綱要後太史公曰物盛則衰等語蓋所以提挈此意于終而通繳之也董份曰平準書大抵先敘秦之餘弊漢興而民貧法度未備姦宄得施至高祖以後痛抑末利高后雖少弛其禁而猶不得任宦其抑之嚴如此中又序鑄錢所緣始而入粟拜爵自文景不免以寓其慨歎之微指然自今上即位而民富國裕先行義而重犯法則亦藉文景之餘業也及其後開四夷之隙廣漕漕之路博興封禪巡游之費則國家用竭而海內蕭然比之初即位之時其虛實相去遠矣生事既多而國用復竭則興利之事必繁既銳事興利則吏道必不能擇而賈人進用矣欲興利而惡阻事則必煩刑以逞矣故備述鑄金錢算商告緡諸政見鑄錢之政雖前所有而其弊特極于此又備述輸粟入羊為郎諸事見鬻爵雖前所有而其弊亦至





可見漢興寡  
事而富號以  
為後漢興  
利之悲

楊慎曰漢初  
更令鑄錢宋

有禁也至孝  
文因之令民

縱得自鑄錢  
故吳郤氏錢

布天下此絀  
前意亦甚盛

也而鑄錢之  
禁生焉起後

之官日鑄而  
嚴其禁以至

犯者衆而用  
酷吏亦其衰

也

楊慎曰孝景  
承文帝而賣

除罪以用  
足而因得以

益造死馬以

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

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

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會

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

與鬻故斥不得出會向

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子

孫長大而不轉職任

出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恥辱焉當此之時

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拜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

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

宗室有十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

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

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

今廣州南海也閩

越今建州建安也

江准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

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如淳曰

者即今太倉以積官儲者是也

也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今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

以卽山鑄錢

索隱曰按卽訓就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富均天

子徐廣曰均者際畔言隣接相次也駟按孟

其後卒以叛逆鄧

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郤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

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

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

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

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

官以除罪益造死馬以廣用

索隱曰謂增益苑囿造廐而養

官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

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入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

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

萬昭曰巨萬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

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

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會

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

與鬻故斥不得出會向

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子

孫長大而不轉職任

出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恥辱焉當此之時

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拜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

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

宗室有十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

如淳曰

如榆莢

富均天

駟按孟

其後卒以叛逆鄧

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郤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

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

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

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

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

官以除罪益造死馬以廣用

索隱曰謂增益苑囿造廐而養

官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

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入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

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

萬昭曰巨萬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

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

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會

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

與鬻故斥不得出會向

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子

孫長大而不轉職任

出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恥辱焉當此之時

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拜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

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

宗室有十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

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

今廣州南海也閩

相或乘牛車  
至是所商之  
而馬成羣矣  
人爲犯法而  
行義者所謂  
盛也然民驕  
宋室公卿爭  
于奢僂僭上  
无度于極盛  
之際已兆衰  
之端矣  
王維補曰按  
此其言富足  
若是而武帝  
自爲空虛可  
也  
王維補曰此  
下四節言外  
事西夷而委  
民費財給足  
之民自此而  
變充溢之積  
自此而耗物

盛而長之餘  
也  
楊慎曰曰江  
淮之間蕭然  
瘠矣曰巴蜀  
之民雖焉曰  
燕齊之間靡  
然曰動曰天  
下若其美亦  
皆相顧爲文  
文法不整而  
整  
蕭坤曰存武  
承文景之後  
絕資裕盛故  
與利之謀凡  
十數變而太  
史公奉篇極  
工  
唐順之曰國  
廢其于用  
楊慎曰百姓  
巧法則衰于

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始開則燕齊之間靡然  
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  
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  
抗弊以巧法索隱曰三蒼抗音五官反鄒氏又音五亂友按抗  
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誣之法也  
財賂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  
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韋昭曰桑弘  
羊孔僅之屬其後  
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正義  
曰謂靈夏三州地築朔方正義曰今夏州也括地志云夏州秦  
取在元朔二年也上郡漢分置朔方郡魏不改隋置夏  
州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  
鍾致一石漢書音義曰  
鍾六石四斗散幣於功棘以集之索隱曰應劭云臨  
屬棘棘屬隄爲  
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致吏發兵誅之索隱曰謂發軍  
與以誅之也采巴  
蜀租賦不足以更之韋昭曰更續  
也或曰更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

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  
懸受錢於內府也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  
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  
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  
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元  
朔五年也而漢邊大  
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  
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  
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  
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太農  
陳藏錢經耗韋昭曰  
陳久也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  
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  
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平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  
虜萬九千級雷蹠無所食索隱曰蹠音逝謂貽也韋昭音滯蹠  
謂積也又按古今字詁蹠今滯字則

重犯法失財  
賂衰耗則衰  
千餘貨財矣  
廉耻相自則  
長于先行義  
矣  
揚慎曰上均  
武力進用法  
令嚴具結上  
文事四夷而  
廢養民任人  
之法下句與  
利之臣自此  
始為弘羊等  
三人言和所  
秋高張本凡  
繼猛猛美綿  
錄舟車本準  
以籠天下之  
貨者皆該其  
中而意必若  
天乃雨之句  
乃此意而  
斷之也

按書中理  
日數萬人  
十萬餘人  
廿萬餘人  
六十萬人  
又連日賜  
黃金二十  
餘萬斤五  
十萬金百  
餘巨萬以  
巨萬計以  
億計不可  
勝數之類  
皆以善其  
勞民傷財  
又實也  
按書中書  
御給懸官  
者五仰給  
太農者四  
形谷武帝  
所以厚欽  
之故  
按書中書

謂與滯同按謂富人貯滯  
積數則貪者無所食也  
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

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級曰閑曲備二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  
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鐔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級  
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備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

十七萬凡直二十餘萬金  
級曰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  
云二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按或解云初級十者買  
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一萬至十七級合成二十七萬也諸買

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  
索隱曰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千  
稍高故得試為吏先除用也

夫如五大夫  
索隱曰千夫武功十等爵第七五大夫舊二十  
千夫為吏  
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  
徐廣曰爵名也駟案

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  
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也○索隱

曰此言武功置爵惟得至於樂卿也臣贊所引茂陵書蓋後人  
記其爵次耳今註稱十爵至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一為

樂公乃以舊二十爵釋武功爵蓋  
亦應說耳非也大顏亦以為然  
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

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襍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

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爰決理為廷尉於是

見知之法生  
張晏曰吏見知  
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如淳

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廢典反曆之比也○  
索隱曰格音閣沮音才緒反誹音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

及沮敗誹誹之者皆被窮治  
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及迹  
故云廢格沮誹之獄用矣

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

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

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

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幸

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

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  
徐廣曰衛

東郡光武改  
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綠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

日衛公國  
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欽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

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欽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

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欽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

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欽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

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欽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

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欽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

當有關又  
楊慎曰官職  
耗廢其與為  
吏者長子孫  
屋官者以為  
姓號何若亦  
物盛而衰也  
又以上承選  
舉世處下以  
起使道益穰  
不選而多賈  
人之語又曰  
公孫弘經奉  
下張湯用峻  
文據上文官  
取耗廢之意  
於是具知之  
法生一句此  
亦為用酷吏  
直指爰蘭等  
出而顯異跡  
張本而張湯  
死而民不思  
之筆亦畢此

意而斷也  
第辨曰張湯  
等治獄之案  
亦從重責太  
溢來故入乎  
法書此太史  
公見得透徹  
揚慎曰承上  
文論公孫弘  
功利二字註  
及武帝所行  
事  
揚慎曰費凡  
百餘百萬費  
不可勝計費  
亦各巨萬十  
數亦相顧為  
文  
王維復曰此  
當與河渠中  
所敘參者神  
縮法各森然  
揚慎曰二言

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漕漕渠回遠鑿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  
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十其功未就費亦各  
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  
掌者關中不足乃調附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  
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  
菑民多飢之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  
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  
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  
安已北朔方已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  
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  
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  
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蹕財後貧也漢書音義曰蹕  
音也一日貯也○索  
隱曰蕭該按字林云貯塵也音竹此謂  
居積停滯塵也也子貢發財謂財是也轉轂百數李奇曰  
廢居

君邑徐廣曰廢居者貯蓄之名也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則  
利也○索隱曰居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  
以待資也○索隱曰居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  
出賣於居者為廢故徐氏云有所廢有所蓄是也封君皆低  
首仰給晉灼曰低首低頭○服虔曰仰給於商賈○索隱曰服  
天子非也治鑄者饒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  
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推浮淫并兼之徒是  
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  
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懸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  
盜鑄錢不可勝數益多而輕如淳曰鑄錢取錢故也鑄曰  
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  
益少而賤如淳曰但鑄作  
錢不作餘物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  
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  
赤金丹陽銅也○索隱  
日銅赤金也註云丹陽銅者神  
異經云四方金山有丹陽銅也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半昭曰文  
為半兩實  
銖而姦或次鑿錢裏取銖徐廣曰音容曰講  
日治容法謂之銖錢益輕薄而物

史記卷三十一 平準書

作者數萬人  
而以各歷二  
三暮而功未  
就費亦各巨  
萬千數按之  
辭煩不殺森  
然有法  
唐順之日此  
則國真而賈  
富  
茅坤曰此一  
段議論正見  
國家耗費亦  
輕亦重暗應  
前高帝逐赤  
丁度  
按師口云  
封君受封  
邑者謂公  
主列侯之  
屬也時公  
主列侯雖  
有國邑而  
無餘財其

賢則遠方用幣煩費不其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徐廣曰  
紫為皮幣直四十萬玉案案室朝觀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  
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如淳曰雜錄銀以為天用莫如龍索隱曰禮  
云行天莫地用莫如馬索隱曰易云行人用莫如龜  
如龍是也地用莫如馬索隱曰易云行人用莫如龜  
龜為寶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  
三千索隱曰顧氏按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  
雲霞之象選錄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  
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必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二曰  
兩漢書作撰一字音同也賈灼案黃圖云直三兩對三指也二曰  
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曰謂以八兩對三指也此重  
小者謂半兩為重故老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二曰復小楮  
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  
之其文龜直二百索隱曰猶音湯東反爾雅註楮狹長也謂長  
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  
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一銖錢又如其重盜鑄請金錢罪皆死

朝之所須  
皆俯首仰  
面取給于  
富商大賈

農丞領鹽鐵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按風俗桑弘羊以計

後方以邑  
入償之

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二侍中故三

物價日賤官  
空而富賈  
財不在國家  
之彙故

人言利事析秋毫矣索隱曰言百物毫芒也至秋皆美細今言弘

遺幣以賻用  
而推浮漢業

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

井之徒上下  
文意相承而

益鮮於是除千天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比自通適令伐

後之編數平  
準亦推之

棘上林韋昭曰欲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索隱曰謂故吏作

也

昆明池索隱曰按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其明

也

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徐廣曰元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

十餘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

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

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

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

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

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

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

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

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

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

嚴而下益犯  
刑臣之所出  
與而酷吏之  
所由用也

揚慎日用東  
郭康陽等三  
語所以推兼  
弁於焉而奪  
其利日二人

言利折分毫  
矣前應與利  
之巨自此始  
後起蕭蕭鐵  
集鑄錢平準

之事  
業坤曰太史  
公真以酷利  
二事相成故

其錯綜之妙  
如此著意  
作昆明池  
詳見封禪

王季曰九叙  
出學胡其庸  
飯負賜士死  
應俱一律相

柯維騷曰按  
馬氏廷實云  
孔僅咸陽所  
前之屬必

府者其利微  
今既屬太僕  
則其利盡此  
案案之巨飾

以蓋其私  
也  
王維禎曰前  
既言納粟補

而選奉康  
又言軍功  
而吏道  
此言舉行

蓋鐵用益缺  
家富者為  
吏道益難不  
而多賈人

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索隱曰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

大司 陛下不私以屬太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更作煮鹽

官與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煮鹽之盆也索隱曰蘇林云牢價值也今世人言雇手牢盆小

顏云蘇說是樂珍云牢乃盆各其說異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張晏曰若人

籥或曰管固索隱曰包愷音羈謂以致富美役利細民索隱曰非農工之儔故言奇也擅音善

日美音弋戰反美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言山海之藏宜屬太

農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沮敢私鑄鐵器者鈇左趾史記音

止之議此不可聽託也音徒計反韋昭曰鈇以鐵為之着左趾以代刑也索隱曰三

蒼云鈇階脚鈇也字林音大計反張裴漢晉律京云狀如跟衣

着足足下重六斤以代刑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至魏武改以減代鈇也鄧展曰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

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  
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留害貧民無產  
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自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  
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李奇曰商賈茲眾貧者多積無有皆仰縣  
官異時算輜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李裴曰緡絲也以  
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胡公名錢為緡者詩云垺  
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索隱曰異時猶前時也說文  
云輜小車也傳子言漢代賤乘輜今則貴之言諸賈人未作賈  
算輜車者有輜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音長諸賈人未作賈  
貸賈居邑稽諸物索隱曰稽者停留也即及商以取利者雖無  
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  
沒入於官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贖曰此緡錢為是備緡錢也  
音之贖反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  
亦多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  
者二老北邊騎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二老北輜  
車以二算商賈人輜車二算如淳曰商賈有輜車船五丈以上  
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索隱曰悉盡也具

及此部連前  
之柳商賈不  
得為定租及  
故因此而言  
商賈以幣之  
多寡積其逐  
利上向承上  
文更錢造幣  
及諸錢五錢  
錢意下句起  
權押商賈而  
算錢舟車  
之意  
楊慎曰以富  
商不肯佐務  
官之氣而酷  
抑之故思下  
式之願分財  
助邊而祿之  
也式雖非良  
臣即其厚第  
一節則今之  
身應草書家  
累臣商乃視

膏助如陌路  
其有愧乎牧  
堅多矣  
東坤曰八十  
式一段見當  
時承上意高  
勢不可挽處  
故儘意描畫  
如此  
圖五諫曰提  
起輸財助邊  
以起下勸君  
心處最的當  
圖陳文燭曰  
卜式輸財助  
邊論者避之  
余謂式之輸  
財非能舍其  
財也其殞死  
也非能舍其  
身也帝其之  
官而辭與之  
粟而散者皆  
非其情也其

周悉盡者罰有能告者以其半與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  
成邊一歲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索隱曰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敢犯令沒入田僅  
其田及僮僕皆入之於官也天子乃思卜式之言曰拜式為中  
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  
也以田畜為事親然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手百  
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  
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  
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  
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  
臣生與人無分筆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  
從式式何故見寬於人無所欲言也使使曰苟如此子何欲而  
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貧者宜然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

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  
曰此非人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  
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  
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  
贍卜式持錢二十萬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  
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  
式外繇四百人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  
之過更式歲得十一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  
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子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  
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  
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  
韋昭曰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  
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



後四十戶之  
封則受之不  
離九卿之命  
則居之不疑  
卜式之心于  
茲見矣式非  
康於前而食  
于後也非易  
於前而供于  
後也五直失  
于前而取償  
于後則數千  
財之失非真  
失而數十家  
之封乃真得  
也吾以顛死  
不死居官是  
以偽死而得  
生富貴也式  
之心何其心  
式之智何其  
智耶且式亦  
何以知帝可

氏令試之。後氏便之，遷為成皇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

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二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

卿。徐廣曰：元鼎二年，而桑弘羊為大農丞，諸會計事稍稍置均

輸以通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

而官有利，漢書曰：官表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

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者，數十萬人，其

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

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索隱曰：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

於鑄錢更無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

分曹循行郡國，服虔曰：分曹，職案行舉兼拜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太

夫張湯方隆譽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

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頗異誅

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

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入

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

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

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外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

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

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女，鑄錢，索隱曰：謂多

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

者，不知作法云何。○索隱曰：鐘官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

行，漢書音義曰：俗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

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而民不思，索隱曰

以術誘也，衛  
責復屬則疾  
之張養事與  
則疾之式已  
早見而豫擬  
之矣。老子曰  
將欲取之必  
因予之卜式  
者特得若氏  
之術而始終  
善用之耳。公  
孫弘謂其不  
近人情，不轉  
之臣當矣。  
○索隱曰：謂多  
錢多輕，見爾  
朱榮，榮命其  
為赤側，不加  
鑄錢，而前之  
者不歸，蓋謂  
榮曰：御惡人  
亦猶是矣。榮  
奇其言，余謂  
卜式之羊與

高歡之馬皆  
俠士之常態  
好弄之主每  
為所動也  
事坤曰可見  
式亦動上  
與利之心者  
遂與權等例  
言之  
楊慎曰承上  
文下式而遂  
及孔僅駘羊  
亦皆頭用稍  
稍置均輪以  
通貨物矣前  
以應權利之  
臣後以起平  
準之事  
事坤曰始因  
費耗商賈偏  
重必因與利  
懸官自為商  
賈矣可慨哉  
又曰此一段

諸所廢興附上下  
其後一歲亦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  
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  
漢書曰上林表水衡  
都尉武帝元鼎二  
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輪鑄官  
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  
錢既多而今天下非  
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  
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具上大夫乃盜為之七式相  
齊而楊可告緝徧天下  
贊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  
生此謂之緝茂陵中書有緝田奴婢是  
也○索隱曰楊姓可名如  
淳云止口緝令楊可所告言  
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  
少反者  
如淳曰治國緝之罪其獄少有反者○索隱曰反音償  
反謂反使從輕也案劉德為京兆尹每行縣多所平反  
是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  
索隱曰如淳云曹輩也  
郡國緝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  
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  
衣不事畜蠶之產羞而縣官有鹽鐵緝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

關置左右  
徐廣曰元鼎二年丁卯歲  
初大農鑄鹽鐵官布多

索隱曰布  
謂泉布也  
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緝錢上林財物衆乃

今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大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  
日戰關  
馳逐也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

上甚壯  
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上戰今乃更大修之  
下云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也見前  
池有豫章館豫章地名以言將出軍於豫章也於是天子感之

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緝錢諸官而

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  
日謂比者所  
沒入之田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

益新置多  
如淳曰水衡少府大農  
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

萬石  
索隱曰樂考  
及官自糴乃足  
索隱曰謂天子所給廩食者

所忠言世家子弟  
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姓  
各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其障

名之態  
楊慎曰自天

田夫又生下  
誅類異而公  
卿多誦更取

大紀卷三十一  
七

下木抵無慮  
皆鑄金錢至  
此三節文齊  
最為照應  
揚橫曰下籍  
象命而尊  
式申言前事  
以起下文也  
商賈之端  
不在賜官之  
急而行之尊  
式者以其  
佐賢臣而尊  
之也而百姓  
終莫肯公財  
佐縣官于是  
賜可告感錢  
分與縱矣此  
自以下文告  
總編天下中  
家以下皆破  
而後復告繼  
二節亦由此

書公孫即因所忠言管是是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  
也唯姚察獨以為所患非也  
齊民索隱曰晉灼云中國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十人命曰株送  
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哀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漢曰

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索隱曰李奇云先至者  
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音是先至之人令之相引

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又文穎曰凡鬪雞勝  
者為株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為株今則鬪雞走馬者用之因其

鬪雞本勝時名故云株選徒者也  
是時山東被河苗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

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使草下水

高七八寸因采芟去復下水灌之種稻草與稻並生

草外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

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

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

西守以行往卒漢書曰義曰諭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

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

或千里無亭徵如漢曰徵亦卒來盜之屬也晉灼曰徵塞也於

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曰義曰令民得

先見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寇不敢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付

一以除生縲用克復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

與當出縲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克初之也謂與民母馬令

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付也漢書曰義曰令民得

不足故設告縲之令設告微邊民無警皆得也漢書曰義曰令民得

田牧新秦中已克故除告縲不復取於民也既得寶鼎立后土

太一祠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

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備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

南方樓船卒二千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二河以西騎數萬

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索隱曰今音美姚氏初置張掖酒泉

郡徐廣曰元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如漢曰塞卒

王維後日既  
富生後必羊

楊慎曰即選

哀亦於盛而

長也亦應更

道雜之意

此皆諸臣聚

飲所致武帝

此可見

增屠墜日前

言平準而轉

及到墜書以

為下文總結

語文甚有精

按此即見

明池所書

樓近卒

按戶無謂

廣也

增屠墜日通

篇似給語以

見氏節財盡

是篇大綱

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里近者千餘里皆仰

給太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之絕縣

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二百石以上吏以差

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奉相下式上書曰臣聞主

憂臣辰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易船者往歿之天子下詔曰

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懸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

而式奮願父子歿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

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

羌越至耐少府黃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者輕有重也或曰而

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註王子為侯侯歲以

金以助祭大祀日飲耐飲耐受金金少不知斤兩色惡王削縣

侯免國○索隱曰劉氏云言列侯多以百而數故坐耐金失侯

六人也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

便懸官作鹽鐵器苦惡增曰謂作鐵器賈貴索隱曰言鹽鐵既

買賣貴也苦又音古言器苦家不好凡病之或疆令民買賣之

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賈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下式

漢連兵二十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徐

日南越為九郡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

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犍

牁越雋沈黎文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

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

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隱曰比音鼻南陽漢中

給初郡初郡即西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索隱曰奉音扶

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

皆仰給太農太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

為以訾給毋之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

經常法其明年元封元年下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

則也

文南越及下

式願父子歿

以風列疾而

金則列疾

可哀也

按式獲輸

賦于邊而

富民貧雁

於是乎有

告稱之令

式願父子

死也而諸

侯其應於

是有爵金

之晉於則

帝之奢侈

無度未必

非式逢君

之惡察之

則也

也  
備焦淳日酌  
看正月且作  
為八月成三  
重釀醇酒也  
味厚故以薦  
宗廟金黃金  
也因八月嘗  
真會諸侯廟  
中出金助祭  
謂之酎金不  
知法者率賤  
楊貨曰十式  
以蓋銀器而  
等事而上不  
悅故必從而  
弘羊益用事  
為均輸平準  
盡獲天下之  
貨物使而買  
無所牟大利  
而封賞太貴  
皆取定大農  
矣

治粟都尉領大農蠶代僅竟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  
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索隱曰服虔謂載云儻言所輸物不  
足償其履載之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  
也儻音于就反

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賔時商賈所轉販者為  
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  
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賔即賣之賤則買  
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  
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  
左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  
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  
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  
急處索隱曰謂他郡能入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

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

是歲小阜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  
羊令吏坐市列肆索隱曰謂吏坐市肆行列之市販物求利意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索隱

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

大錢布泉者言其流布故周禮有二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一

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枚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

契刀長一吋直五寸錯刀以黃金鑄直五寸以其形如刀故曰

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自寶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

為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

二千一百六十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

已下各有差也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靈則長庠序先本繼末以  
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

曰時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不  
作良

楊貨曰不敢  
言擅賦法以  
謂說取容又  
以二守不力  
自戕之故也  
按馬遷傳  
云八史公  
平準書令  
遠方各以  
其物二語  
未明班固  
採其語云  
令遠方各  
以其物如  
異時商賈  
且轉販者  
而相灌輸  
此說顯然  
蓋謂聖農  
氏以效商  
賈之為也  
楊貨曰漢世  
立均輸平準  
之法其名甚

美其意亦善也當時論其弊曰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富而不徵物以待其急難賈收賤以取宜其未見難之乎也善乎莊子之言曰愛民盡民之治也偏五造矣之本也今之公之存異者不得此語黃震曰漢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竭財用而刑法酷佛四海而為鼎生民無所措

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其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徵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疆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賢詐力而賤仁義先富者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平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索隱曰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金也白銀也赤銅也見食如淳曰布或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貨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於民間也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一等黃金以鎡名五康曰一十兩為鎡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方耕不足糧饌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

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為是怪焉

索隱述贊曰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刀布其文龍馬增算告繙良多益寡私羊心計卜式長者都內克殿取

手足近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裁半陰奪手民之利一其為極深備者相終相困之亦特以平準之置其弊之日早矣李天乃兩鳴呼音哉

董份曰此傳自物成而長固其變也以後所言董武之失者一征伐一巡游轉運一興利一營爵拜官而廢德一嚴刑酷誅大端不過五者然惟文字錯綜故若不易辨耳如招來東越事兩越廣巴蜀置滄海許馬邑樂朔方通西南夷大將軍再出擊胡驃騎亦再出受渾邪降其後大將軍驃騎又大出又擊南越西羌置初郡謀反者此皆征伐也如更錢造幣白鹿白金五銖鹽鐵諸所禁治算緡告繙水衡上林大農之所掌此皆興利也如見知窮治淮南諸王之坐死者坐盜鑄殺者不可勝計張湯等用事直指始出顏異誅賈腹誅之法獄少反者此皆嚴刑也如入物補官入羊為郎置武功爵更道多端官職耗廢用繁必羊咸陽孔僅皆起自賈人子卜式亦以入財用吏益雜不選而多賈人郎選長矣此皆營私也文皆參錯不直就一事言者益漢武虛耗起於征伐四夷闢地喜功而游巡之官室又久之天下日復多事則其勢不得不慮轉輸而多方以通漕輸復

楊慎曰此數語一而命者之要而物盛則衰一語又為聖教語之要

不繼則興利不得不廢欲廢利則不得不用任事之臣上興利而與下爭則民必多犯而不得不嚴刑以制人

之必命此皆相因而有者也

柯維騏曰愚按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上述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仲李耳富彊之術下及高秦虛

秦之弊次及漢事文理相續不然則此書首云漢興接志願採此文條理其明乃知俗本非太史公舊也所敘

武帝事未竟而遷以不得成就其書故其文止于享弘

善天乃甫後之人遂截首一段移為書末之贊不恤其文之無章也

黃震曰平準者桑弘羊籠天下貨官自為商賈買賣於京師之名也蓋漢更文景恭儉至武帝初公私之富極

矣自開西南夷滅朝鮮至置初郡自設謀馬邑排匈奴至天將軍驃騎將軍連年出塞大農耗竭猶不足以奉

戰土乃賣爵乃更錢幣乃算舟車而事益傾財益屈宜天下無可枝梧之術矣未幾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行天

下鹽鐵揚可告罄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而縣官之用反以饒而宮室之修於是日麗鑿無為有逢君之惡

小人之術何怪也然漢自是連兵三歲費皆仰給大農宜無復可繼之術矣又未幾桑弘羊領大農置平準於

是天子北至朔方東至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又一歲之中大

倉甘泉倉皆滿而邊餘穀其始愈取而愈不足於用及今愈用而反愈有餘小人之術展轉無窮又何怪之甚也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一

十六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一

吳興凌雅隆輯按  
溫陵李光緒增補

吳太伯世家第一

索隱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  
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張康  
之也得以代  
代為家者也

吳太伯 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索隱曰國  
語云黃池之會晉定公使謂吳王夫差曰夫命圭有命

周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也范甯解論語曰太者善大

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

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爾○正義曰吳國

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

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 太伯弟仲雍

代孫光使子齊築闔閭城都也今蘇州也 伯

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若表德之字音義與名相符則系本曰

吳孰哉居潘離宋衷曰孰哉仲雍字潘離今吳之餘暨也解者

云雍是孰食故 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

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  
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  
龍子故不見傷害○正義曰江熙云太伯

劉知幾曰馬

遷之記諸國

也其編次之

體與本紀不

殊蓋欲抑彼

諸侯與乎天

子故假以他

稱名為世家

耳楊慎曰尚

書自若典彝

與春秋自隱

公世家首太

伯列傳首伯

長貴讓也

弟坤曰內多

有司觀農太

略錯見任員

專諸二傳中

按自吳太

伯至田敬

仲完皆為

友氏所掩

按離詩外

七記天三



傳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  
知太王賢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大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  
高而欲季季歷薨而文王立一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一讓也  
為後也去又釋云大王病託採藥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大王薨而不反  
之與季立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一讓也斷髮文身以避季歷季歷果  
而生文王示不可用使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

文王果受命而王也  
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韓荆蠻自號句吳宋衷曰句吳大伯始

子巨太伯所居地名○索隱曰荆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荆蠻者閩  
獨見至季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此言自號句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荆  
獨知伯見未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註漢書以吳言句

父志季布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也此言號句吳當如顏解而註引宋衷  
父心故太以為地名者系本居篇云孰哉居藩籬孰始從句吳宋氏見句

王大伯王記有太伯自號句吳之文遂彌縫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  
季可謂見裴氏引之恐非其義潘籬既有其地句吳何總不知其實荆蠻

始知終而吳亦不聞別有城邑謂名句吳則系本之文或難依信

能承志矣  
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

為吳仲雍仲雍卒于季簡立季簡卒于叔達立叔達卒于周章

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

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徐廣曰在河東太陽縣是為

虞仲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

亦以仇而傳又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

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字

仲而為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列為諸侯周章卒于熊遂立熊遂

卒于柯相立正義曰柯音歌相音相匹反柯相卒于彊鳩夷立彊鳩夷卒于

餘橋疑吾立正義曰橋音橋橋疑反餘橋疑吾卒于柯盧立柯盧卒于周繇

立正義曰繇音遙又立自由周繇卒于屈羽立正義曰屈居勿反屈羽卒于夷吾立

夷吾卒于禽處立禽處卒于轉立索隱曰譙周古史考云云柯轉轉卒于頗高

立索隱曰古史考作頗高頗高卒于句卑立索隱曰古史考云卑軫是時晉獻公滅

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索隱曰春秋經僖公五年冬晉人執

虢之罪故成而為惠帝不遂伐虢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不聽以

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虢句卑卒于去齊立去

齊卒于壽夢立正義曰壽莫公反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

楊慎曰前既

其意而五不夫則太王終亦以仇而傳戰言于是明言而公議之則太王終不不忍受是亦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率四皓以親其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甲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其父殺之罪故成而為惠帝不遂伐虢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不聽以

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虢句卑卒于去齊立去齊卒于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

楊慎曰前既

日詳叙太伯

世天分派至

此因虞三而

又世叙之可

為叙世次之

法至維禎曰

此段總叙前

事明整如寶

曰天道之不

爽如是特后

稷大有功於

天下故報之

以天下猶有

遺澤焉

按杜預註

誤人于此

今按前註

杜預曰吳

與烏程縣

南當入衡

山之上下

正一十五年

系本曰吳

孰姑徒句

吳朱袁曰

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

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

正義曰中國之虞滅後二世合七十一年至

壽夢而興大稱王杜預曰吳興烏程縣南也

大凡從太伯至壽

夢十九世索隱曰壽夢是

王壽夢二年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

有其年春秋唯記卒訖

楚之二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

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

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

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

宿大客受小客之幣解○索隱曰左氏成二年曰巫臣聘齊及

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生馮餘七年傳曰子重子反殺巫臣

之族而分其室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薛命以死巫

臣使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干晉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殺

之叛楚宣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

鄢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吳於是

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

索隱曰春秋

經襄二年楚

伐吳為籛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也

索隱曰春秋

經襄二年楚

伐吳為籛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也

日詳叙太伯

世天分派至

此因虞三而

又世叙之可

為叙世次之

法至維禎曰

此段總叙前

事明整如寶

曰天道之不

爽如是特后

稷大有功於

天下故報之

以天下猶有

遺澤焉

按杜預註

誤人于此

今按前註

杜預曰吳

與烏程縣

南當入衡

山之上下

正一十五年

系本曰吳

孰姑徒句

吳朱袁曰

日詳叙太伯

世天分派至

此因虞三而

又世叙之可

為叙世次之

法至維禎曰

此段總叙前

事明整如寶

曰天道之不

爽如是特后

稷大有功於

天下故報之

以天下猶有

遺澤焉

按杜預註

誤人于此

今按前註

杜預曰吳

與烏程縣

南當入衡

山之上下

正一十五年

系本曰吳

孰姑徒句

吳朱袁曰

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曰曹宣公曹伯 廢元年系本日諸樊徙吳也○索隱曰按在左氏襄十四年 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

減去之以成曹君左傳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 將立子臧子

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子臧負芻廢兄○索隱曰成十二年 臧去之以成曹君左傳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 將立子臧子

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 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 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

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正義曰左傳襄十六年春 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正義曰左傳襄十六年春 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正義曰左傳襄十六年春

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索隱曰左傳襄十六年春 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索隱曰左傳襄十六年春 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索隱曰左傳襄十六年春

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焉正義曰左傳襄十六年春 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焉正義曰左傳襄十六年春 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焉正義曰左傳襄十六年春

意其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正義曰左傳襄十六年春 意其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正義曰左傳襄十六年春 意其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正義曰左傳襄十六年春

故號曰延陵季子索隱曰襄二十一年左傳趙文子問於扁鵲 故號曰延陵季子索隱曰襄二十一年左傳趙文子問於扁鵲 故號曰延陵季子索隱曰襄二十一年左傳趙文子問於扁鵲

封有罪自齊來韓吳吳子慶封宋方之縣吳地記曰宋方 封有罪自齊來韓吳吳子慶封宋方之縣吳地記曰宋方 封有罪自齊來韓吳吳子慶封宋方之縣吳地記曰宋方

奉邑以女妻之寔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春秋魯襄 奉邑以女妻之寔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春秋魯襄 奉邑以女妻之寔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春秋魯襄

請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 請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 請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

禮樂為歌周南召南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 禮樂為歌周南召南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 禮樂為歌周南召南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

而相角者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若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若石 而相角者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若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若石 而相角者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若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若石

其視護國太史公特 其視護國太史公特 其視護國太史公特

有深意王維禎曰此 有深意王維禎曰此 有深意王維禎曰此

原意謂盡原意謂盡 原意謂盡原意謂盡 原意謂盡原意謂盡

延陵季子在卽陵縣 延陵季子在卽陵縣 延陵季子在卽陵縣

賜魏書云有吳延陵季子 賜魏書云有吳延陵季子 賜魏書云有吳延陵季子

之塞目前世相傳以為孔 之塞目前世相傳以為孔 之塞目前世相傳以為孔

子所書按子未嘗至吳 子所書按子未嘗至吳 子所書按子未嘗至吳

以史記世家著之其歷聘 以史記世家著之其歷聘 以史記世家著之其歷聘

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 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 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

蹤跡無過吳蹤跡無過吳 蹤跡無過吳蹤跡無過吳 蹤跡無過吳蹤跡無過吳

史記卷五史記卷五 史記卷五史記卷五 史記卷五史記卷五

史記卷五史記卷五 史記卷五史記卷五 史記卷五史記卷五

史記卷五史記卷五 史記卷五史記卷五 史記卷五史記卷五

之理不得親  
曰此皆各依其本  
曰美哉始基之矣  
王肅曰言意猶未也  
曰言

又其字特大  
非商周所容  
曰猶有商約未盡善也  
然勤而不怨  
杜預曰未能安樂  
歌邶

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旱公  
澤亂懿公滅亡民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達

按以下季  
猶秉義不至於困  
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惟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  
齊使鄭使  
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  
衛使齊人  
九使而木  
疑言歌士  
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  
曰

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周頌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  
故不懼也○正  
歌鄭賈逵曰鄭  
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  
義曰思音肆  
風東鄭是  
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

亡乎  
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  
歌齊曰美哉泱  
泱乎大風也哉  
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索隱曰  
決於良反泱泱猶汪洋洋洋  
表東海者其大公乎  
王肅曰言為  
東海之表也

國未可量也  
服虔曰國之與哀世教長短未  
可量也杜預曰言其或將復興與  
歌邶曰美哉蕩蕩  
平樂而不淫  
賈逵曰蕩然無憂  
其周公之東乎  
杜預曰周公遭  
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取荒淫也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  
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東乎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

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我狄  
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  
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  
歌魏曰美哉風乎大而婉儉而易  
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  
歌魏曰美哉風乎大而婉儉而易

行以德輔此則盟王也  
徐廣曰盟一作明駟案齊吳逵曰其志大  
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王也  
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  
索隱曰濶音馮又音泛杜預曰中庸之聲婉約也大而約則  
儉節易行左傳盟作明徐廣亦云一作  
歌唐曰思深哉其有  
明此以聽聲知政言其明德爾非盟會也  
歌唐曰思深哉其有

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  
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  
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  
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杜預曰言  
聲放蕩無

所畏已心故  
自鄩以下無譏焉  
服虔曰鄩以下及曹風  
歌小雅預  
曰小雅小正  
杜預曰思文武之怨而不言肅  
亦樂歌之章曰美哉思而不貳  
德無貳叛之心也怨而不言肅

杜預曰季  
子賢明才博  
在真雖已波  
見此樂歌之  
文然未聞中  
國雅聲故詩  
作周樂欲所  
其聲然後亦

史記卷三十一  
樂書第十一

宗而文字便  
孟節徐乃知  
其點化之妙  
不可言也  
三世負日札  
聽樂而辨  
國之興衰獨  
不知興之將  
亡而點無一  
救乎彼不欲  
以其身殉  
美也

按哉字凡  
十五用而  
參差有法  
杜預曰季  
子賢明才博  
在真雖已波  
見此樂歌之  
文然未聞中  
國雅聲故詩  
作周樂欲所  
其聲然後亦

其聲然後亦  
亦樂歌之章  
曰美哉思而  
不貳德無貳  
叛之心也怨  
而不言肅

怨而不言肅  
王肅曰言為  
東海之表也

王肅曰言為  
東海之表也

東海之表也

東海之表也

東海之表也

東海之表也

東海之表也

東海之表也

東海之表也

東海之表也

東海之表也

東海之表也

東海之表也

學以參政曰非不能言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杜預曰

知其興衰也杜預曰其文王之德乎杜預曰歌大雅杜預曰大雅陳文曰廣哉熙熙乎杜預曰熙和樂聲

五聲和八風杜預曰曲而有直體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杜預曰成於神明

至矣哉杜預曰道備至也直而不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杜預曰詘撓也

復而不厭杜預曰厭也遠而不濫杜預曰濫也樂而不荒杜預曰荒也

用而不匱杜預曰匱也廣而不宜杜預曰宜也施而不費杜預曰費也

取而不貪杜預曰貪也處而不派杜預曰派也行而不流杜預曰流也

五聲和八風平杜預曰官商角徵羽謂之五聲杜預曰八風杜預曰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

象制南籥者杜預曰籥以籥舞也杜預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籥舞曲也南杜預曰日美哉

猶有憾杜預曰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杜預曰見舞

大武杜預曰大武周公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

者杜預曰成湯樂大護也曰聖人之弘也杜預曰猶有歎德聖人之難

也杜預曰服虔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杜預曰大夏也日美哉動而

不德杜預曰服虔曰禹勤其也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節杜預曰服虔曰有虞

也杜預曰索隱曰韶也日德至矣哉大矣杜預曰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如天

之無不壽也杜預曰壽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杜預曰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

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杜預曰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

舞其二季札知之故去齊魯使齊魯季仲日子速納也與政

服虔曰入也與政職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

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相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

樂高之難杜預曰正義曰乃暉反在魯昭公八年樂施去齊使於鄭見

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

而字杜預曰四句通用

通易詩書禮  
樂六藝之文  
以現於中國  
則名卿碩士  
有規於其所  
知悅其說之  
博雅而慕之  
如不及者蓋  
亦其國先君  
端委之教猶  
有存云

董份曰恭則  
見周之衰衰  
怨而不言故  
為先王之遺  
民也蓋忠厚  
惻怛所以惻  
宗國之亂故  
怨耳而不至  
干謗斥其君  
故不言

按此又十  
四句通用  
而字

史記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董份曰不底  
言其不能滯  
也蓋處則易  
滯故云

增歌延舊日  
吳子使札來

聘公教以為  
賢列却張三

示以為殷蓋  
謂書法無異

于關越板西  
乞術故深求

其過以論之  
耳季札讓國

之事誠未易  
論但規此論

樂與論諸國  
大夫皆不

賢平豈其熟  
于考古朕于

從時明于竟  
入暗于治已

乎昔人看春  
秋有且將謂

政慎以禮服虔曰禮所以經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遠瑛

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于未有患也

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索隱曰按太史公欲自

舍字替宿遂以宿字替戚爾戚既是邑名理應聞鐘聲服虔曰

不為今宜讀宿為戚戚衛邑孫文子書所食也

鼓鐘作曰異哉吾聞之韙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聞辯

樂也德居之必加天子獲罪於君以在此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懼

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曰而何樂此

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王肅曰言君在殯而可以樂

乎賈逵曰衛君獻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聞

魏獻子索隱曰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服虔曰言晉國之將去

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當政將在一家杜預

文為說鄭正必厚施故政五里直服虔曰直不能必思首免於難季札之初

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曰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

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

西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掛劍之徐君也從者曰徐君已死尚

誰主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嘗以死信吾心哉七年楚

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

年閔殺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餘祭立四年餘祭

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錯一王之年此七年正是餘祭之二年昭

元年經曰多十有一月楚子麇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麇

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弑之孫卿曰以冠纓絞

之遂殺其一子幕及平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

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左傳曰吳伐楚入棘渚麻

杜預註彼云皆楚東鄙邑也譙周云鬱縣東北有棘渚汝陰

新蔡縣東北有棘渚據解者以棘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

一年楚伐吳至軍婁服虔曰軍婁楚之東邑○索隱曰昭五年

左傳曰楚子代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遠



子以知光  
徐君墓樹  
而去徐人  
嘉而歌之  
日延慶季  
子今不忘  
政脫千金  
之劍金鼎  
墳墓  
王墓曰日會  
日夜日誅日  
攻日取日書  
法  
披吳楚兩  
國前後相  
攻處甚暢  
王葬曰同下  
結也而此以  
焉宗是句若  
目王曰國統  
君者而并疾  
亦得以統靈  
焉  
叙他爲光

光曰膏之父兄爲僕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

知光有他志服虔曰乃求勇士專謀實達曰吳勇七○索隱曰

刺客傳曰諸堂邑人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專諸豐邑人伍

子胥初二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左與入闔其不可當其勇

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

人之上定有因而不相之雄貌深目大口熊背知勇士見之光

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索隱曰伍

五年公子光客之是也事合記於十二年冬楚平王卒索隱曰

五年不應略彼而更其於此也六年春秋經書楚子石卒是也按

二諸侯年表及左傳公在位十二年二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卷而

伐之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傳止今有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

公子皆吳王僚之弟○索隱曰春秋作掩餘而史記並作蓋餘

音同而字異者或謂太史公被齊刑不欲言掩也賈逵及杜預

拜刺客傳皆云二公子王僚弟而昭二十二年左傳曰光師

右掩餘帥左杜預云掩餘吳王壽夢子又系族譜亦云一公子

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傳爲以兵圍楚之六灣杜預曰魯在盧使

壽夢子則與系族譜合也季札於魯以觀諸侯之變服虔曰楚發兵絕其兵後吳兵不得

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賈逵曰時言出專諸曰不

索何獲服虔曰不索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

廢也王肅曰聘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服虔曰母老子

子於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索隱曰依王肅解

與史記同於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

子爲解遂強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

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爲迂回非也其路方今身外困於楚而內空無滑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

我身于之身也服虔曰言我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杜預

地爲室也○索隱曰春秋經唯言四月丙子而謂王僚飲索隱曰

左氏亦云丙子當別有按據不知此何書而謂王僚飲謂請也

本或作請左王僚使兵陳於道且去其王光之家門階戶鹿耳

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也素避之也○索隱曰詳

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也素避之也○索隱曰詳

爲字音爲非也使專諸置匕首於魚魚之中以進食服虔曰全

魚炙也○

史記卷三十一

六十六百廿家



札不且讓國索隱曰劉氏曰七首短劍也按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通俗文云其頭類七故曰七首也短刃可袖者手七首刺

札果立光又肯但已稱餘王僚殺交於何賈逵曰交遂弑王僚公子光竟立為王是為吳

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李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

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

服虔曰待其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謂

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復命突復墓服虔曰復命於僚

季子自知九不能計光故云復命突復墓哭其墓也○正義

日復音復位而待杜預曰復本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

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以為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索隱曰左氏昭一十七年曰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二十二年經

曰吳滅徐徐子奔楚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

燭庸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無王闔廬元年舉伍子

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移其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

將以伐楚拔郢殺吳王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

勞未可待之索隱曰左傳此年有子四年伐楚取八圍釐五年

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襲左伐吳正義曰左傳一楚襲左為

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屈蕩索隱曰在左傳

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以入今

果如何索隱曰三言今故果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

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

楚索隱曰是四年經蔡侯以吳子及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

吳夾水陳正義曰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正義曰音闔廬弗許

夫槩曰王已屬臣兵以利害尚何待也遂以其部五千人

襲吳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

敗楚昭王出郢奔隨正義曰左傳郢公舍殺弑昭王正義曰左傳

弟懷昭王與鄭公孫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與兵遂入郢下晉伯駘

平王之尸以報父讎索隱曰左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

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吳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闕

盧翁大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

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

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

義曰括地志云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應劭云吳王闔

閭弟大槩奔楚封之於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其吳故曰吳房

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服虔曰

相魯索隱曰定十年左傳曰夏公會齊侯于柅其邑之大夫也十五年孔子

會儀也而史遷孔子系家云攝行相事按左氏孔子十九年夏

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擒李賈逵曰擒季越地杜預曰吳郡

越使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置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為人名氏

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敢死之二行造吳師呼自剄左傳曰

屬刃於頸正義曰行故師反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

見三百里索隱曰姑蘇臺二年聚秋五年乃成高傷吳王闔廬

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索隱曰左傳云定十四年越于大

使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

報越越絕書曰闔廬家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

劍三千方員之口二千繫鄂魚腸之劍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

取土臨湖養之二百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索隱曰此以

為闔廬謂夫差夫差對闔廬若左氏傳則云對曰夫差元年

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十六代且子歲索隱曰以太夫伯

按太伯至壽夢十九代諸樊已下六主唯二十五年

其與子如者能知公子光也

之推誠何也其知而不

言以滋亂賊之禍則不可

曷且以為光真立邪吳

國兄弟自相死於此

而不敢爭子夫位而不

敢言其信札必不致不

大義其國人而立之

何至致亂也蓋孔自蒙之

上而於身在社擊或非其

才所能職也也蒙其身而

不歸社稷耶按說云

公子光使專請刺

王殺之以也蒙季子

季子曰爾殺吾君

受爾國則吾與爾

同墓也爾殺吾兄

又殺爾則是昆侖

子相殺無已也也

去之延陵終身不入

吳君子以焉不殺

石以其不按太伯

至壽夢

十九代

諸樊

已下

六主

唯

二十

五年

取國為義  
金履祥曰吳  
諸樊兄弟相  
傳凡以為季  
子耳季子不  
五則國固諸  
樊子之國也  
傳餘祭以  
結國人而立  
固已非矣春  
秋不以特羅  
其光則季子  
亦難以執罪  
他光也然季  
子遂國而光  
獲君為季子  
者終于上國  
不亦可乎後  
命吳墓復而  
而待亦幾於  
過矣  
蓋份曰勳弟  
我生亂云云  
凡之心見矣

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大湖中椒山也○索隱曰夫椒越地杜預

隱曰賈逵云越地蓋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為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為一且夫差以報越為志又伐越當至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報姑蘇也越王句踐死以在大湖中又按越語云敗五湖也

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索隱曰鳥所止宿山林故以為棲為會稽

左傳作保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曰行成未成也○索隱曰大夫官也

種名也吳越春秋以為種姓文而劉氏云姓大夫非也○正請義曰國語云越飾美女八人縱太宰嚭曰子苟然放越之罪請

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

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也荷姓國晉地道記曰東萊掖縣有過鄉北有過城是古之過國者也斟灌斟尋夏同姓賈氏據系本而知也按地理志北海壽光縣應劭曰古身灌禹後今灌亭是也又滅夏后帝相

平壽縣云故封壽禹後今其城是也與斟同

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仍之姓杜預曰緡懷身也逃於有仍

賈逵曰有仍國名后生少康服虔曰后少康為有仍牧正牧正牧

官之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國也杜預曰梁國虞縣有虞

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賈逵曰綸有田一成有眾

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為一旅成五百人為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

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索隱曰傳云使女艾誘杜預曰物職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服虔曰以不失舊物也杜預曰物

今吳不如有過之疆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

將實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

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

景公死而大臣筆寵新君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

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眾此人不死

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

史記卷三十一

月也而後以  
貪穢躁暴之  
性尤以狡詐  
悉詢之資左  
右焉其入日  
賜而齒擊蓋  
未嘗一月而  
忘乎王也也  
札欲以礼息  
闕而不能以  
義對恩而不  
忍其身之不  
血而何有於  
國故執事而  
命之非得已  
也彼一人者  
感札之立立  
而不取矣札  
之無欲而不  
疑以其獨尊  
而不之過而  
札始得為  
矣吾故曰季  
札智人也得  
誥曰有顛越  
商之興

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索隱曰此之七年魯哀公六年也左氏此年無  
伐齊事哀十一年至邾杜預曰邾魯之邑  
有敗齊師于艾陵邾魯之邑  
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

年按左傳曰子服景伯對不聽乃歸之非謂季康子使子貢說  
得不用百牢太宰嚭自別  
刀口康子乃使子貢辭之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駟伐

魯至與魯盟乃去索隱曰左傳駟作邾杜預註左傳亦曰邾魯  
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眾以朝

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索隱曰左氏作  
日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王肅曰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

誥有顛越勿遺服虔曰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遺則割絕無遺  
也○索隱曰左傳曰其顛越不共則割絕無遺

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與商之以興徐廣曰一本作盤  
也今君易之此即艾陵戰時也

之商之以興于晉傳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自屬其子於齊

鮑氏服虔曰鮑氏齊大夫○索隱曰左傳直云使鮑叔牙云  
私使人至齊國屬其子枝左氏又曰反從王聞之明非子

名賜使自剄○索隱曰劔名自越絕將死曰樹五曰墓上以梓令

可為器索隱曰傳云樹五曰墓積可材也扶吾眼置之吳東門

以觀越之滅吳也索隱曰扶烏允反此國語文彼以扶為

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

乃開渠子胥作壽濼濼羅城東開入城吳至今猶號曰亦浦門日

門入滅吳也齊鮑氏弒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

日諸侯相臨之禮○索隱曰公名陽生左傳哀十年日吳伐齊

南鄙齊人殺悼公不言鮑氏又鮑牧以哀八年為悼公所殺今

言鮑氏蓋其宗黨爾目此伐在艾陵也及從海上攻齊

之前年今記於後亦為顛倒錯亂也

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魚尾衛之君會於橐臯

服虔曰橐臯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邊滿縣東南○索隱曰哀  
十二年左傳曰八公會吳于橐臯南侯命吳于鄭此并言會南橐

若氏之婦而  
用之者也

按時書孔  
子相魯是

太廟節且

右有伐魯

弟坤曰太伯

世家始末甚

久而楚越構

突處不知句

踐傳有神

王應麟曰夫

蓋之其越其

志世矣其取

其大節而略  
其成敗可也  
董份曰亦而  
者而耶亦也  
上尔字呼之  
下而字連下  
謂而思也非  
增徐中行曰

夫差與報復  
與薛臣夜飲  
有鴉鳴于  
庭王患使強  
之子胥曰是  
好音也弗可  
通也王悔而  
問之子胥曰  
王何為而惡  
是也夫有口  
則有鳴物之  
常也王何惡  
焉王曰是妖  
鳥也鳴則不  
祥是以惡之  
子胥曰王果  
以為不祥而  
惡之與則有  
口而為不祥  
之鳴者非宜  
一鳥矣王之  
左右皆能鳴  
者也故王有  
過則鳴以又  
之王有欲則  
至日有信耳  
外傳即國語  
也書有  
外吳者吳夷  
賤之不許  
同中國故  
言外吳王  
已盟盟言  
別欲伐

皇者按左傳吳徵會于衛初備殺吳行人墨謀於子月子羽日  
不知止也子木曰往也衛侯本不欲許會故會以夏命衛及秋  
乃會之爾所以太史公三言其乃魯衛會于臺臺也即發陽也廣  
陵海陵縣東南有發陽口臺臺縣名在壽春臺音吐各反皇音  
姑遂音七巡反  
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曰陳留  
封丘縣南有

黃池齊水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  
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  
差夫差惡其聞也賈逵曰惡  
其聞諸侯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

服虔曰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  
和預曰吳為太  
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杜預曰  
為侯伯趙鞅怒將伐

伯後故為長  
吳乃長晉定公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較晉次之與外傳同駟  
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較晉亞之先較晉晉有

信又所以外吳索隱曰此依左傳文按左傳趙鞅呼司馬與  
曰日明矣大事未成臣之罪也建鼓整列臣之罪也臣之罪也臣之罪也

可知也是趙鞅怒司馬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  
吳王有墨國其勝杜預曰墨氣色下也國為敵所勝也又曰

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徐賈所  
云據國語不與左傳合非也左氏無墨之代晉楚為會晉先墨

宋太宰誥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  
居外父士皆罷故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乎十五年齊出常殺

簡公十八年越益疆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  
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索隱曰哀十九年左氏曰越人侵  
楚以誤吳也杜預曰誤吳使不為

備也無伐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  
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  
索隱曰甬章東海口外州也

索隱曰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索隱曰句章東海口外州也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  
老矣不能事君王也索隱曰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  
老矣不能事君王也

越絕書曰夫差家索隱曰越王侯十戈人一環土  
以葬之也大湖去越索隱曰大湖去越  
七十七里歸備言索隱曰歸備言  
字其為地名吳地記曰徐校  
山一名押猶山是也押係音路木反小竹籠以盛土也越王滅吳

誅太宰誥以為不忠而歸

史記卷三十一

吳王夫差

夫差與報復

與薛臣夜飲

有鴉鳴于

庭王患使強

之子胥曰是

好音也弗可

通也王悔而

問之子胥曰

王何為而惡

是也夫有口

則有鳴物之

常也王何惡

焉王曰是妖

鳥也鳴則不

而先為之臣  
求吾明而問  
焉所益多矣  
臣故曰是好  
言也  
蘇軾曰季子  
現集于魯知  
列國疾因于  
百弔之前乃  
其救陳也去  
吳之十三  
年耳而謂季  
子不知可乎  
季子知可之  
必而終無  
一言干夫差  
知言之無益  
也夫子晉以  
圖國伯而夫  
差殺之如草  
芥豈獨難乎  
季子乎嗚呼  
悲夫言以是  
知不左之不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  
焉上庸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王十月日必有天下故太伯以  
天下二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三者所以為至德  
也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  
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  
子也皇臨見曰延陵季子子家在毗陵  
縣縣曰且陽鄉至王季古氏比曰孔之  
索隱述異曰太伯作吳高讓維圖周章受國別封於吳焉  
初季始用兵車三子遜立延陵不居光既篡位是稱闔閭王  
際見殺賊由專諸夫差輕越取  
敗姑蘇甬東之則空折任月  
蘇子古史曰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禹湯各下  
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  
吳而不入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入者二楚始  
稱荆僖元年書楚人攻九年書楚子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  
越終春秋不入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子因春秋所書而  
推考國得失之效以為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  
禮義我自將故闔廬之后復亡而不救句踐之后固陋而無  
聞至於楚禮儀雖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  
國相終始由是觀  
之禮義豈足詠也哉

而先為之臣  
求吾明而問  
焉所益多矣  
臣故曰是好  
言也  
蘇軾曰季子  
現集于魯知  
列國疾因于  
百弔之前乃  
其救陳也去  
吳之十三  
年耳而謂季  
子不知可乎  
季子知可之  
必而終無  
一言干夫差  
知言之無益  
也夫子晉以  
圖國伯而夫  
差殺之如草  
芥豈獨難乎  
季子乎嗚呼  
悲夫言以是  
知不左之不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  
焉上庸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王十月日必有天下故太伯以  
天下二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三者所以為至德  
也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  
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  
子也皇臨見曰延陵季子子家在毗陵  
縣縣曰且陽鄉至王季古氏比曰孔之  
索隱述異曰太伯作吳高讓維圖周章受國別封於吳焉  
初季始用兵車三子遜立延陵不居光既篡位是稱闔閭王  
際見殺賊由專諸夫差輕越取  
敗姑蘇甬東之則空折任月  
蘇子古史曰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禹湯各下  
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  
吳而不入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入者二楚始  
稱荆僖元年書楚人攻九年書楚子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  
越終春秋不入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子因春秋所書而  
推考國得失之效以為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  
禮義我自將故闔廬之后復亡而不救句踐之后固陋而無  
聞至於楚禮儀雖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  
國相終始由是觀  
之禮義豈足詠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一終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一終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一

正義曰括地志云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十○索隱曰譙

堂四岳有功於之於呂子孫從其封姓呂尚其後也按後文二

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蓋望是字尚

是其名後武王號為夏之際封於呂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於申姓姜氏

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躬

困年老矣索隱曰譙周曰呂望常居以漁釣好周西伯正義曰

括地志云茲泉木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公呂氏春秋云太

公鈞於茲泉譙文王魯元云番後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博

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磐石鈞處即太公垂鈞之所十六枝

按考要云

周語以四

岳為其工

之從孫佐

禹治水又

鄭語云姜

伯夷之戶

也太史公

于陳祀世

家云伯夷

之后至周

武王復封

于齊曰太

公望乃本

鄭語而齊

世家云四

每即伯夷

耶

按東方朔

春容難日

太公亦行

仁義七十

有一乃設

用子文武

孔叢子云

勤身苦志

八十而遇

文王聚全

數百楚辭

云太公九

乃顯榮

則又搗封

國時也

禮王世貞曰

中外之臣吾

必推郭汾陽

本西平然至

載定之年俱

日六十矣使

其見一處

鎮東侯而已

亦神策小將

而已其甚哉

才之未易識

也奇哉哉太

公之得文王

謂

兩勝遺跡猶在是確

峽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

北流十二

里注于渭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濱

一日二夜魚無食者

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始復釣必

細其綸若其餌徐徐而投無入魚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

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

西伯將出獵上之曰所獲非龍非麀

曰勅知反○索隱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

日餘本亦作賴字

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

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于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

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彗事糾約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

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

散宜生闕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

盡往焉二人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

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帥周西伯

身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立權與奇

計

止義曰六韜

文武上問太公曰律之

立百聲可以知

軍之消

而巳尔甚哉

才之未易識

也奇哉哉太

公之得文王

也至應麟曰

應

谷子云伊

尹五就案五

冰湯然後合

于湯呂尚三

入殷朝一就

文王然後合

于文王夫伊

呂聖人之稱

豈謂遇而求

義者此戰國

說士之說聖

賢也伊尹三

聘而起太公

美號也

王充云蒼

龍水獸九頭

今哲象人多

為清故

總爾家賦

與爾舟楫

後至者斬

遂至盟津

諸侯不期

而會者八百

諸侯諸侯皆曰紂

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

密須大夷

索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

郡盧丘縣北今日顧城密

須始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

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

大作豐邑天下二分其

歸周

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又上崩

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

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

左執黃鉞右執白旄以誓曰

蒼龍蒼龍

索隱曰本或作蒼龍按馬

融曰蒼龍主舟楫官名又

王充云蒼龍水獸九頭

今哲象人多為清故

總爾家賦與爾舟楫

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諸侯諸侯皆曰紂

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

密須大夷

索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

郡盧丘縣北今日顧城密

須始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

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

大作豐邑天下二分其

歸周

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又上崩

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

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

左執黃鉞右執白旄以誓曰

蒼龍蒼龍

索隱曰本或作蒼龍按馬

融曰蒼龍主舟楫官名又

王充云蒼龍水獸九頭

今哲象人多為清故

總爾家賦與爾舟楫

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諸侯諸侯皆曰紂

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

密須大夷

索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

郡盧丘縣北今日顧城密

須始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

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

大作豐邑天下二分其

歸周

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又上崩

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

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

左執黃鉞右執白旄以誓曰

蒼龍蒼龍

索隱曰本或作蒼龍按馬

融曰蒼龍主舟楫官名又

王充云蒼龍水獸九頭

今哲象人多為清故

總爾家賦與爾舟楫

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諸侯諸侯皆曰紂

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

密須大夷

索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

郡盧丘縣北今日顧城密

須始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

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

大作豐邑天下二分其

歸周

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又上崩

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

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

左執黃鉞右執白旄以誓曰

蒼龍蒼龍

索隱曰本或作蒼龍按馬

融曰蒼龍主舟楫官名又

王充云蒼龍水獸九頭

今哲象人多為清故

總爾家賦與爾舟楫

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諸侯諸侯皆曰紂

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

密須大夷

索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

郡盧丘縣北今日顧城密

須始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

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

大作豐邑天下二分其

歸周

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又上崩

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

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

左執黃鉞右執白旄以誓曰

蒼龍蒼龍

索隱曰本或作蒼龍按馬

融曰蒼龍主舟楫官名又

王充云蒼龍水獸九頭

今哲象人多為清故

總爾家賦與爾舟楫

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諸侯諸侯皆曰紂

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

密須大夷

索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

郡盧丘縣北今日顧城密

須始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

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

大作豐邑天下二分其

歸周

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又上崩

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

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

左執黃鉞右執白旄以誓曰

蒼龍蒼龍

索隱曰本或作蒼龍按馬

融曰蒼龍主舟楫官名又

王充云蒼龍水獸九頭

今哲象人多為清故

總爾家賦與爾舟楫

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諸侯諸侯皆曰紂

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

密須大夷

索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

郡盧丘縣北今日顧城密

須始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

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

大作豐邑天下二分其

歸周

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又上崩

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

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

左執黃鉞右執白旄以誓曰

蒼龍蒼龍

索隱曰本或作蒼龍按馬

融曰蒼龍主舟楫官名又

王充云蒼龍水獸九頭

今哲象人多為清故

總爾家賦與爾舟楫

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諸侯諸侯皆曰紂

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

密須大夷

索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

郡盧丘縣北今日顧城密

須始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

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

大作豐邑天下二分其

歸周

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又上崩

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

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

左執黃鉞右執白旄以誓曰

蒼龍蒼龍

索隱曰本或作蒼龍按馬

融曰蒼龍主舟楫官名又

王充云蒼龍水獸九頭

今哲象人多為清故

總爾家賦與爾舟楫

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諸侯諸侯皆曰紂

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

密須大夷

索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

郡盧丘縣北今日顧城密

須始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

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

大作豐邑天下二分其

歸周

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又上崩

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

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

左執黃鉞右執白旄以誓曰

蒼龍蒼龍

索隱曰本或作蒼龍按馬

融曰蒼龍主舟楫官名又

王充云蒼龍水獸九頭

今哲象人多為清故

總爾家賦與爾舟楫

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諸侯諸侯皆曰紂

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

密須大夷

索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

郡盧丘縣北今日顧城密

須始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

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

大作豐邑天下二分其

歸周

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又上崩

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

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

左執黃鉞右執白旄以誓曰

蒼龍蒼龍

索隱曰本或作蒼龍按馬

融曰蒼龍主舟楫官名又

王充云蒼龍水獸九頭

今哲象人多為清故

總爾家賦與爾舟楫

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公叔太公  
為陰謀  
是

尤籍日  
太公金匱

云武王伐  
侯丁侯不

執尚父乃  
蓋丁侯射

之侯病  
遺德請

尚父乃以  
甲乙且拔

其頭箭兩  
丁日披

箭戊巳日  
拔腹筋庚

辛日拔股  
箭至癸日

拔足筋  
侯病乃愈

四夷聞乃  
俱感蒙氏

獻百維  
此則太公

祇一妖魔  
神誕之術

耳安足信  
哉太史公

世家中凡  
日陰謀陰

權等字俱  
非太公本

色  
楊慎曰尚書

奏書無書  
冊據之文蓋

發窮偽作之  
奏書也書分

日此字不知  
何謂

按一日太  
公之謀居

多一日師  
尚父謀居

多是拔捨  
上文且與

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一年紂殺王子

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上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

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作三年正月甲子

誓於牧野伐商紂紂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

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索隱曰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也衛康叔封布采席索隱

曰周本紀衛康叔封布采席索隱曰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也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

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其子囚

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

而土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東就

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其安殆非

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索隱曰穆甲不矣反穆猶比也又穆猶遲也

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

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

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

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正義曰孔安國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乃使召康公

服虔曰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服虔曰

公始受封十地疆境所至也○索隱曰舊說云穆陵在會稽非

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兗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

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殊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

伯皆得征也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

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此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玄曰太公

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家

在臨淄縣城子十八邑伋立徐廣曰伋作及○正義曰公卒

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索隱曰系本癸公作祭公

也祭公卒子哀公不辰立索隱曰系本不辰○正義曰不辰

刺之哀公時紀侯讚之周周景哀公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為

前陰謀修  
德宗太公  
為本謀二  
句相應

何孟春曰太  
公封齊逆旅  
之人趙其就  
國鄭桓公東  
會討于鄭暮  
宿于宋東之  
逆旅逆旅之  
更曰吾聞之  
時難得而易  
失今客寢安  
殆非對也桓  
公聞之授纜  
自駕行十日  
夜而至厲何  
與之爭對此  
一事專劉向  
云以桓公之  
疑微逆旅之  
更凡不實對  
也然則尚父

之賢之智又  
德宗太公  
而亦有持于  
逆旅之人之  
殺耶  
王喜自此下  
改為后伯業  
漢本故曰齊  
由此得在伐

子丁公丁公  
子乙公乙公  
子癸公癸公  
凡放法以生  
E名非非遊  
也

程一校曰秦  
繼周而王者  
乎其始為者  
侯也列國世  
家皆書曰秦  
表公益高詩  
庚君為意

胡公正義曰諡法彌  
胡公徙都薄姑  
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  
里

管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  
殺之而山  
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  
公卒于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  
正義曰直厲反  
在彘本心余時霍伯國  
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  
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于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  
故明公子復入齊齊人欲殺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  
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  
公十二年卒于成公脫立  
正義曰系本及  
誰周皆作說字  
成公九年卒于莊公  
購立  
正義曰劉氏音神欲反系家及系本  
莊公二十四年大戎  
殺幽王周東徙維秦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

十四年莊公卒于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  
魯相公弒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一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  
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  
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祿  
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二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  
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之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  
魯相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人者襄公  
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相公婦及相公來而襄公復通魯  
相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  
力士彭生抱魯君車因拉殺魯相公  
公羊傳曰撥而殺之  
義曰拉音  
相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  
索隱曰魯人而齊襄公  
力台反

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  
徐廣曰年表云去其  
邑索隱曰春秋莊四

國志卷三十三  
齊公之世

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城  
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  
里

索隱曰宋表云其黨周  
馬繡人將胡公於貝水

正義曰直厲反  
在彘本心余時霍伯國  
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  
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于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  
故明公子復入齊齊人欲殺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  
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  
公十二年卒于成公脫立  
正義曰系本及  
誰周皆作說字  
成公九年卒于莊公  
購立  
正義曰劉氏音神欲反系家及系本  
莊公二十四年大戎  
殺幽王周東徙維秦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

其始也謂年紀侯大去其國齊襄公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成葵丘日連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稱管至父比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

五在也又昔  
子孫為元帥  
當立之証千  
百是非亦可  
慮矣  
王整曰魯  
甚善也  
王維善曰  
之謂因蓋  
反平時文神  
虛能存齊必  
不殺也  
王世昌曰  
管仲之與鮑  
叔知深矣及  
將死而不欲  
委鮑叔以政  
日其為入也  
善矣而思思  
謂其量之隘  
也按知子謂  
仲尼見公一

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外亦發兵送公子糾而  
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發管仲使人馳  
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侯立之是為  
相公相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  
國內應故得先入云發兵距魯魯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  
齊地也時水

在樂安界東流旱  
則涸竭故曰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魯書曰子  
糾兄弟弗以謀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離也請得而甘心醢之  
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曹達曰魯地句瀆也  
索隱曰按鄭誕生

本本作莘瀆莘後主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  
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也召忽自殺管仲請  
囚相公之云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  
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節高後與叔牙足也君  
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相

公從之乃許為召管仲欲其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  
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逵曰堂阜魯地東萊陰縣西北  
堂去之齊地東萊陰縣西北

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  
吾縛於此因以夷吾名也  
齊後而見相公相公厚禮以為大夫  
任政相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後修齊國政徐廣曰用連  
或作弱也

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鄰  
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  
法索隱曰管子有明人輕重之法七  
篇篇輕重錢地又有捕魚者鹽法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

說二年伐滅邾徐廣曰  
滅邾是也杜預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然

亦不當作譚字也杜預曰春秋魯莊十年齊師  
伐邾邾在魯東邾初相公亡時過邾邾無禮故伐

之五年伐魯魯將帥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濟  
北邾縣東北

相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  
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魯將盟曹

沫以七首劫相公於壇何休曰土基  
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元君以相儀

也曰反魯之侵地相公許之而曹沫去七首北高就臣位相

非鮑叔聞人  
一注而終身  
不忘其量誠  
可謂隘矣然  
能出管仲於  
莒同為知謀  
之四十二年  
而無怨色不  
亦實乎  
按此與太  
公至風修  
取以下相  
對也  
王世昌曰  
會仲初相齊  
以隰朋為東  
國實宿昔無  
為相上為公  
子開為游於  
衛季文游於  
魯蒙孫施於  
楚其後復使  
公子季游魯  
兩方仍游衛



孔子曰正而不諱夫哀矣不諱夫哀矣

受齊師進次于陘杜預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

楚主使屈完將兵扞齊師退次召陵杜預曰召陵潁川縣

以其眾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服虔曰方

南章昭曰方城楚北之宛塞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是

也○索隱曰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則杜預章昭說

為得而服氏云在漢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

去過陳陳哀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左傳曰討是歲

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杜預曰葵丘外黃

周襄王使宰孔賜相公文武彤彤方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

命無拜相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昭曰下拜

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

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卓子作秦

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相公於是討管亂至而梁服

為疆晉初與會正義曰與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

國會明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

而相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相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

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地理志曰今支縣有孤竹城疑

劫曰今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亦作離字○索隱曰離枝音

地理志云遼西今支縣有孤竹城爾雅西伐大夏沙流沙正義

夏也并州東馬懸軍查太行至河山而還正義曰河音望劉

諸侯莫違寡人寡人會正義曰左傳以平宋亂信四

年侵蔡遂伐楚乘車入會正義曰左傳云會莊十四年會

年伐鄭歸新城也乘車入會正義曰左傳云會莊十四年會

年伐鄭歸新城也乘車入會正義曰左傳云會莊十四年會

東遷左業躬王泥水處也百姓於地左

也又東德合擊口朝楚驛使合王要於

也也又有大於此後也又

東謂之獲喪得耶王喪也

也赫轍曰趙公帥諸侯以

伐楚於千餘而不進楚使

屈完帥師與公陳諸侯與

與觀之屈完復爾承盟諸

侯之兵成地爾未戰也相

公退舍存慶與之盟而去

與之盟而去

與之盟而去

與之盟而去

與之盟而去

與之盟而去

與之盟而去

與之盟而去

之夫豈不能盟于幽信五年會首北八年九合諸侯匡天下正義曰匡正

之不必勝而謂定其王為昔一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禘祭

天子之位也管子固諫不聽乃說相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相公乃

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相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相公乃

上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

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讓乃受下

卿禮以見二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訪王為帶

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

限明皆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家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

管仲病相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

曰易牙如何正義曰即雍巫也賈逵云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

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正義曰管子云衛公子開方志對曰倍

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正義曰刀鳥條反豎即

豎刁言曰先公臣管仲有病相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遠

遊千此而危易牙豎刁公曰易牙豎刁子以快寡人尚何疑耶對曰人之情

之或廢或立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愛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

者易明寡人猶尚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

有於君公曰諾管仲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悅者二年公

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即召反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

作亂塞官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

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

故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官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

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

向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也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

情難親管仲然而相公不用管仲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

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合諸侯各發卒伐周是歲晉公

子重耳來相公妻之四十二年初齊相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

姬蔡姬皆無子索隱曰系本徐麻姓禮婦人稱國及姓今此言

妾數百婦人亦無子相公好內服虔曰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

匡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馬天下正義曰匡正

爭也元弟相  
反者致世桓  
公之信其

臣也亦信  
者賢也格于  
天地功及后

世不得其人  
則不得其友  
其知人不易

也  
捷說苑云  
或曰桓公

殺兄而立  
非仁義也  
與齊人同

也非恭儉  
也開門之  
內無可家

者非清  
也此三卷  
亡國之行

也然而桓  
公九年請  
侯為五伯

長以其得  
賢佐也失  
管仲則明

任豈方易  
死身死不  
為一人之

身榮辱異  
流若此匹  
不憤哉

增黃洪憲  
以上許多立  
字皆本求立

爭來  
尤縉曰按  
天問云亦

葛藟生昭公潘  
生懿公商人宋  
華子生太子  
莊賈逵曰宋華氏之女

姓相公與管仲  
屬事於宋襄公  
以為太子莊  
有寵於衛共  
姬賈逵曰雍  
坐雍人名巫易  
牙字○索隱曰  
賈逵以雍巫為  
因易牙字未知何  
據據管仲子有  
棠巫恐其雍巫  
是人也

宮者豎刁以  
厚獻於相公亦  
有寵相公許之  
立無詭杜預曰  
豎刁也

於公為長  
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及十月  
乙亥齊桓公卒  
易牙  
入與豎刁因  
內寵殺羣吏服虔曰  
內寵如夫人者  
六人羣吏諸  
大夫也杜預曰  
內寵內官之有  
權寵

者而立太子  
無詭為君太子  
昭奔宋相公病  
五公子各樹黨  
爭立及相公卒  
遂相攻以故宮  
中空竟敢棺正義曰  
音相公尸在  
棺也杜預曰  
音相公尸在  
棺也杜預曰

林上六十七日  
尸蟲出子戶十  
月乙亥無詭立  
乃棺葬辛巳  
夜斂殯徐廣曰  
斂殯也杜預曰  
斂殯也杜預曰

月歿無詭次  
孝公次昭公次  
懿公次惠公孝  
公元年二月宋  
襄公率諸侯兵  
送齊太子昭而  
伐齊齊人恐殺  
其君無詭齊人  
將

太子昭四公子  
之徒攻太子太  
子走宋宋遂與  
齊人以公子  
戰五月宋敗齊  
四公子師而立  
太子昭是為齊  
孝公宋以相公

與管仲屬之太  
王故來征之以  
亂故八月乃葬  
齊相公皇覽曰  
相公冢在臨菑  
菑城南七里所  
菑水南○正義曰  
相地志云齊相  
公墓在臨菑縣  
南二十一里牛  
山上亦名鼎足  
山一名牛首岡  
墳首永嘉末  
人發之初得版  
次得水銀也有  
氣不得入經數  
日乃牽大入中  
得金釵數十薄  
珠襪玉匣繒絲  
軍器不可勝數  
又

以人殉葬齊  
侯盟于齊以無  
忘和公之德宋  
襄公欲行霸道  
不與盟故伐之  
六年春齊伐宋  
以其不同盟于  
齊也服虔曰  
魯信公十九年  
諸

年孝公卒孝公  
弟潘因衛公子  
開左殺孝公子  
而立潘是為昭  
公昭公相公子  
也其母曰葛藟  
昭公元年晉文  
公敗楚於城濮

正義曰賈逵  
云僻地也而會  
諸侯踐土朝周  
天子使晉稱伯  
首霸正義曰  
六年

霍侵齊晉文公  
卒秦兵敗於殽  
十二年秦穆公  
卒十九年五月  
昭公卒子會立  
為齊君會之世  
無寵於昭公國  
人莫畏昭公之



然身殺其

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

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丙厥僕止庸職之

妻好正義曰國語及公內之官使庸職乘索隱曰左氏作庸

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

其子而迎公子元於榿立之是為惠公惠公相公子也其母衛

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

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止義曰初崔杼有寵於

惠公重公卒高國畏其備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禁莖王

疆伐陳一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八年春晉使卻克於齊

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

弟商人以相公歿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

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

立是為懿公懿公相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

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

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丙厥僕止庸職之

妻好正義曰國語及公內之官使庸職乘索隱曰左氏作庸

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

其子而迎公子元於榿立之是為惠公惠公相公子也其母衛

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

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止義曰初崔杼有寵於

惠公重公卒高國畏其備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禁莖王

疆伐陳一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八年春晉使卻克於齊

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

然身殺其

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

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丙厥僕止庸職之

妻好正義曰國語及公內之官使庸職乘索隱曰左氏作庸

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

其子而迎公子元於榿立之是為惠公惠公相公子也其母衛

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

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止義曰初崔杼有寵於

惠公重公卒高國畏其備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禁莖王

疆伐陳一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八年春晉使卻克於齊

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

然身殺其

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

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丙厥僕止庸職之

妻好正義曰國語及公內之官使庸職乘索隱曰左氏作庸

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

其子而迎公子元於榿立之是為惠公惠公相公子也其母衛

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

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止義曰初崔杼有寵於

惠公重公卒高國畏其備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禁莖王

疆伐陳一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八年春晉使卻克於齊

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

然身殺其

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

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丙厥僕止庸職之

妻好正義曰國語及公內之官使庸職乘索隱曰左氏作庸

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

其子而迎公子元於榿立之是為惠公惠公相公子也其母衛

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

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止義曰初崔杼有寵於

惠公重公卒高國畏其備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禁莖王

疆伐陳一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八年春晉使卻克於齊

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

然身殺其

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

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丙厥僕止庸職之

妻好正義曰國語及公內之官使庸職乘索隱曰左氏作庸

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

其子而迎公子元於榿立之是為惠公惠公相公子也其母衛

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

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止義曰初崔杼有寵於

惠公重公卒高國畏其備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禁莖王

疆伐陳一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八年春晉使卻克於齊

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

然身殺其

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

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丙厥僕止庸職之

妻好正義曰國語及公內之官使庸職乘索隱曰左氏作庸

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

其子而迎公子元於榿立之是為惠公惠公相公子也其母衛

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

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止義曰初崔杼有寵於

惠公重公卒高國畏其備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禁莖王

疆伐陳一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八年春晉使卻克於齊

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

然身殺其

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

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丙厥僕止庸職之

妻好正義曰國語及公內之官使庸職乘索隱曰左氏作庸

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

其子而迎公子元於榿立之是為惠公惠公相公子也其母衛

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

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止義曰初崔杼有寵於

惠公重公卒高國畏其備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禁莖王

疆伐陳一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八年春晉使卻克於齊

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

然身殺其

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

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丙厥僕止庸職之

妻好正義曰國語及公內之官使庸職乘索隱曰左氏作庸

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

其子而迎公子元於榿立之是為惠公惠公相公子也其母衛

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

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止義曰初崔杼有寵於

惠公重公卒高國畏其備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禁莖王

疆伐陳一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八年春晉使卻克於齊

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

然身殺其

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

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丙厥僕止庸職之

妻好正義曰國語及公內之官使庸職乘索隱曰左氏作庸

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

其子而迎公子元於榿立之是為惠公惠公相公子也其母衛

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

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止義曰初崔杼有寵於

惠公重公卒高國畏其備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禁莖王

疆伐陳一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八年春晉使卻克於齊

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

光緒自郤克流故嘆之誰見晉世家景公八年按此即漢高忠流矢傷胸相足之意按此即紀信乘黃屋之意王季曰丑父哀地也忠勇不誤矣

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往於木而止正義曰維胡且反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齊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正義曰左傳注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周父御左車宛茂為右載齊侯獲免也因得脫去入其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具復後人臣無患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齊地也齊侯請以寶器謝紀蘇玉磬也不聽必得笑克有蕭桐難斥言其此故遠言之賈逵曰蕭附庸于姓令齊東門日欲治齊龍畝東行○索隱曰龍畝東行則首車馬東向齊行易也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于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齊衛之侵地正義曰左傳云晉師及齊國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也十六年晉初

置六卿賞鞏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曰王初按是以前傳也敗朝晉而投王是欲尊晉侯為王太史公採其言而書之此文不云投王王氏之說復有所依聊記異耳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勉死而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祀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家近呂尚冢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公公子光質

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公子高厚傳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故城在沂州承縣界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索隱曰晉使中行後改姓為中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索隱曰齊魯祖林父作齊行氏獻子名優靈公走入臨淄齊魯祖林父作齊靈公盡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其遂圍臨淄臨淄守城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靈公太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

史記卷三十三 齊世家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齊景公十四年  
齊景公十四年春，齊景公病，崔杼弑之。公之將也，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侯征代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且遂東太子光。齊景公十四年春，齊景公病，崔杼弑之。公之將也，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侯征代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且遂東太子光。齊景公十四年春，齊景公病，崔杼弑之。公之將也，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侯征代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且遂東太子光。

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代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且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從也使高厚傅太子光賈逵曰從也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弑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我姬五月壬辰莊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勾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黶奔齊徐廣曰欒黶也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用太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黶聞晉曲沃為內應賈逵曰曲沃欒黶之邑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子門賈逵曰子門太行皆晉山隘也索隱曰子門變盈敗齊共還取朝歌賈逵曰朝歌晉邑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代晉欲殺晉合謀襲齊而不得聞莊公嘗答晉者賈魯賈魯復侍為崔杼聞人以報怨服虔曰何公問魯

齊景公十四年春，齊景公病，崔杼弑之。公之將也，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侯征代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且遂東太子光。齊景公十四年春，齊景公病，崔杼弑之。公之將也，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侯征代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且遂東太子光。齊景公十四年春，齊景公病，崔杼弑之。公之將也，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侯征代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且遂東太子光。

又加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之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為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官宴有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服虔曰言不近於公宮服虔曰崔杼之宮近陪臣爭趣有淫者徐廣曰爭一作托索隱曰左傳作干楸此為爭趣者是太史公變左傳之文言陪臣但爭趣按有淫者耳更不知他命也

不知二命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崔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三崔杼閉外賈逵曰聞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死若為已死已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服虔曰言君自以已之私欲取死己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杜預曰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也

門開而入枕公台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為當其禍也

齊景公十四年春，齊景公病，崔杼弑之。公之將也，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侯征代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且遂東太子光。齊景公十四年春，齊景公病，崔杼弑之。公之將也，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侯征代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且遂東太子光。

無道也四隣  
諸侯莫不聞

也夫天子而  
死之不亦難

乎刑制雖曰  
言聞食其祿

者死其事苦  
既食亂君之

祿矣又安得  
弟君而死之

遂驅車入死  
其僕日人有

亂乎人猶死  
之我有治長

此母死乎亦  
自刎

黃震曰按崔  
越之變晏子

仰天不肯強  
可謂疾風勁

形者矣齊太  
史書崔杼弑

莊公死弟  
勸者三到矣

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之丁丑崔杼二莊公

異母弟杵臼徐廣曰史記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

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

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

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

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重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

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疆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

東郭女使其前天子無咎與其弟偃正義曰杜預云東郭相崔

氏成有罪正義云左傳云成有疾而二相急治之二萌為太子

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濟

縣西北有成疆怒告慶封正義曰左傳云成疆告慶封曰夫二

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官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

使崔杼仇盧蒲癸攻崔氏賈逵曰癸齊太殺成疆盡滅崔氏崔

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重權三年十月慶封出

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封用政服虔

慶封之子也生已有內郤田文子謂相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

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官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

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

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僕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

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

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

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

齊太史書

明平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疆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

左傳合之之下有云

南史氏聞太史盡死

執簡為往慶既書矣

乃退葵陽老師云南

史此往于太史光好

按上崔杼當作崔氏

齊太史書

齊太史書

齊太史書

齊太史書

齊太史書

齊太史書

齊太史書

齊太史書

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

昭公正義曰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

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怨德薄不能羣臣自以晏子笑公怒晏子

曰臣笑羣臣諛其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

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

何懼乎正義曰弗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公曰可禳否

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正義曰祝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

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

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

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

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齊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

服虔曰東海稔鈕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人爲樂杜預曰萊人爲樂

祝其縣是也萊夷○索隱曰鈕音杜預曰萊人爲樂人齊所滅

即餘反即稔彌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室孔丘相魯懼其

霸故從稔鈕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廢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

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臺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

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

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以景公寵妾芮

姬生子荼索隱曰左傳云魯之太子荼齊母姓如此作芮

音五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三願擇諸子長賢

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懼發之曰乃謂

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

立少子荼爲太子杜預曰惠子國惠也昭子高張也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

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

昭公正義曰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

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怨德薄不能羣臣自以晏子笑公怒晏子

曰臣笑羣臣諛其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

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

何懼乎正義曰弗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公曰可禳否

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正義曰祝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

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

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

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

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齊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

服虔曰東海稔鈕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人爲樂杜預曰萊人爲樂

祝其縣是也萊夷○索隱曰鈕音杜預曰萊人爲樂人齊所滅

即餘反即稔彌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室孔丘相魯懼其

霸故從稔鈕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廢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

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臺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

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

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以景公寵妾芮

姬生子荼索隱曰左傳云魯之太子荼齊母姓如此作芮

音五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三願擇諸子長賢

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懼發之曰乃謂

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

立少子荼爲太子杜預曰惠子國惠也昭子高張也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

康海曰曰氏之季齊其欲奪而存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且安舒和悅哉之

其其所為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廢不足以致而滅也其理當如是也至高國之屬則悼上然怒而作二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以故之也

鄆景公卒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羣

公子畏誅皆出外舍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徐廣曰壽駒黔奔衛

公子駟陽生奔魯系隱曰壽駒一人公子駟陽生奔魯

人歌之曰景公以乎弗與埋二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

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二軍之謀故敗而歌師乎師乎

杜預曰稱蓋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八公子失所也

胡黨之乎服虔曰師衆也黨所也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偽事高

國者每朝夕驟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

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

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故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

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遂反殺高昭子晏圍奔魯賈逵

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

夫曰常之母有魚救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幸來會

飲會飲田乞盛陽生囊中置坐中央發囊出陽生曰此乃齊君

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

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

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

公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

晏孺子於馬賈逵曰殺之墓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

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謹闡杜預曰闡

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言其情魯弗敢與故

齊伐魯見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

壽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殺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死於軍

余者下曰校  
也

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缺伐齊至

賴而去服虔曰齊人共立悼公季子宜為簡公徐廣曰年表云簡公王者簡公

之子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達

也闕止子我也索隱曰左氏盟作闕止百苦盤反闕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又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擘

之驟顧於朝杜預曰心不御鞅言簡公曰田闕不可立也賈逵

齊大夫也索隱曰鞅名為僕御之官故曰御鞅亦田氏君其

擇焉杜預曰擇弗聽于我父服虔曰由逆殺人逢之服虔曰子

雀事於君而逢逆之殺入遂捕以入杜預曰執逆田氏方睦服

也杜預曰逆子行陳氏宗使囚病而遺守囚者滿服虔曰使陳逆醉而

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出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

請和也陳宗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使公孫言豹賈逵

孫齊大夫也杜預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曰幸於子我

日言介達之意

子我謂曰五黑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

陳氏宗陳氏宗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服虔曰違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

子行曰彼得君弟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闕止子行舍於公宮

服虔曰止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服虔曰成

為陳氏作內間也索隱曰系本陳信子乞產成子常

人一人共一乘故曰四乘索隱曰子尚鑿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

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效入人之數據系本昭子是相公之子

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疆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

系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乘不云

人數知四乘謂弟元四人乘車而入非一人共乘也然其昆弟

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覆以四

乘為八人添叔父為兄弟之數服虔杜預之失也子我在幄

杜預曰幄帳也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

聽政之處也遂突入反閉門于我不得復

入宦者禦之服虔曰闕豎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公與婦

人飲酒於檀臺服虔曰當陳氏成子遷諸寢服虔曰欲從公

執戈將擊之杜預曰疑太史子餘曰服虔曰不利也將除害

齊大夫莊不利也將除害

也





陳平魏賈誦無異夫陳平賈誦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詭詐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為齊大夫隸門反坫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不室不室不室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設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仲愉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嫡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它人何與哉蓋管仲以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一終

